

以榜样的力量带领同伴重回社会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我愿意成为一名光荣的同伴辅导员。我承诺保持操守，以榜样的力量帮助带动更多同伴融入社会、回报社会……”2018年5月17日下午，上海青年干部管理学院青年会堂的舞台上，44名同伴辅导员和准同伴辅导员在自强第一期涅槃重生同伴辅导员阿明的带领下，郑重地宣读同伴辅导员誓言。

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下简称自强总社）正在这里举办“爱的传递——同伴教育工作展示暨同伴辅导员聘任仪式”。各区的社工代表和同伴辅导员代表也用各具特色的方式向大家展示了同伴教育工作。

“同伴教育”，到底是什么概念呢？自强总社理事兼总干事厉济民做出了详细而权威的解释。

本版摄影 薛黎荣



同伴教育的“前世”

戒毒康复领域的同伴教育是自强总社借鉴西方同伴教育的理念，挑选和培养一批曾有吸毒经历但已成功戒毒，并有助人意愿的人作为同伴辅导员，以切身的经验，鼓励和引导其他尚未戒断毒瘾者坚持操守、戒毒康复的方式。

从2004年开始，自强总社就积极探索将同伴教育的方法运用到社区戒毒（康复）服务领域，各区都有自

己的探索。例如，原闸北工作站组织女性服务对象开展“女子戒毒沙龙”活动；2005年，静安工作站招募了一批戒毒人员，组建了“静安同伴自助小组”等等，这些都是社工们开展同伴教育的初步尝试。

“不过，我们在总结各工作站同伴教育工作的经验中觉得，同伴教育要获得成功，关键是要选好、培养好同伴教育的示范员，也就是同伴辅导

员。”厉济民介绍。

为此，自强总社先后举办了四期同伴辅导员培训班和两期拾星者同伴成长小组，共培养了59名同伴辅导员。2012年10月，在爱心企业家杜小兴先生的资助下，实施了为期三年的“拾星者同伴辅导计划”项目。同年，建立了以总社同伴辅导员叶雄名字命名的工作室，并在10个区先后成立了同伴教育工作室。

同伴教育工作展示

活动当天，来自青浦、金山、嘉定、崇明、虹口的社工和同伴们带来了同伴演讲、同伴故事、模拟访谈、情景剧和微访谈，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同伴在社工的指导下进行同伴互助、公益活动和回报社会的故事及工作经验。



崇明工作站禁毒社工、同伴辅导员表演情景剧《同行有我，伴我成长》

近八成同伴能保持操守

十几年来不断开展同伴教育，自强总社并不是盲目坚持，而是在实践中看到了其中的作用和效果。

根据厉济民介绍，同伴教育最明显的效果就是帮助戒毒人员脱离“毒友圈”，增强戒毒信心。人都是需要朋友的，微信中的“朋友圈”满足不了一般人的社交需求，对于戒毒人员来说，如果回归社会后没有人关心、帮助、支持他们戒断毒瘾，他们很可能又会找回“毒友”。

“社工与戒毒人员建立的是专业帮教服务关系，除此之外，如果能有积极向上、坚持戒毒康复的‘过来人’鼓励、关心他们，就可以帮助构成他们新的朋友圈。”厉济民说，因为同伴辅导员都是过来之人，他们彼此能有共鸣。同伴辅导员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告知同伴有效的戒毒方法，传递“我能做到，你也能戒

掉”的信心，鼓励他们不断努力、保持操守，最终戒断毒瘾。

经过严格的考核和考试，康复11年同伴辅导员金伟静已成为与自强总社签约的专业禁毒社工，她也是全国第一名有吸毒经历成为禁毒社工的人。

金伟静接受采访时说：“我觉得同伴教育很有效，在回归之初，我一度是有抵触情绪的，后来社工的介入让我感受到了平等、尊重和接纳，是社工陪伴我走过了这八年多康复的路程。我愿意成为一名同伴辅导员，为我身边那些真正想康复的同伴，带领他们一起重新开始生活，重新融入社会。”

根据自强总社统计，能够坚持参加同伴教育小组活动的服务对象，保持操守率在80%左右，有效地降低了复吸率。

同伴辅导员在帮助他人的同时，

也是不断提醒自己保持操守的过程，更是自我锻炼、自我进步、自我成长的机会。厉济民介绍，开展同伴教育工作以来，共有7名同伴辅导员被评为上海市优秀禁毒志愿者，同伴辅导员带头人叶雄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禁毒，最需要的就是得到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戒毒人员从一定程度来说也是毒品的受害者，他们讲述毒品危害的故事更有说服力。在开展同伴教育服务的过程中，不少同伴辅导员和准同伴辅导员都有积极参与禁毒志愿服务的意愿。自强总社和市禁毒志愿者协会吸纳他们为禁毒志愿者，通过深入社区开展禁毒演讲宣传和参加其他公益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毒品危害。同时，逐步消除社会对戒毒人员的歧视，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康复环境。

终极目的是“求安稳”

如今，同伴教育已成为自强总社开展禁毒社会工作的一项品牌服务。未来，同伴教育还将继续前行。关于提高同伴教育的品牌度和专业度，自强总社也有了计划和打算。

“现有经过各区站社工推荐培养，能够积极参与同伴教育活动的同伴辅导员24名、准同伴辅导员32名、牵手同伴57名。”厉济民介绍。虽然人数不少，但是同伴教育能持续开展有效开展的基础在优秀的同伴辅导员队伍。为了壮大这支队伍，去年7月，自强总社专门制定下发了《关于培育同伴辅导员的工作机制》，明确实行同伴辅导员分层、阶梯式培育机制、入选条件、年度评估制度等。

“我们希望能从参加同伴教育活

动的服务对象中发掘潜在的同伴辅导员苗子，”厉济民说，“比如有助人愿望、具备一定沟通表达能力的，戒毒康复达到一定期限，也有时间参加同伴教育活动的服务对象。”

一旦有这样的好苗子，自强总社和各区工作站就会通过同伴辅导知识专门培训，逐步将他们培养成为准同伴辅导员和同伴辅导员，指导他们牵手帮助更多的同伴。

那么已经受聘的同伴辅导员和准同伴辅导员是否就意味着已经“毕业”呢？厉济民给出了否定答案，他表示，对受聘的同伴辅导员和准同伴辅导员，自强总社和工作站将继续加强培训和帮助，不断提高他们的助人能力水平和自身素质。

去年，自强总社还制定下发了《同伴教育工作职责与要求》，进一步明确了总社、工作站、社工点和一线社工的同伴教育工作职责与要求。

此外，自强总社还对同伴教育的活动形式做出了创新的要求。不能是单一的、单纯说教，而是要与艺术治疗、家庭治疗、过渡性就业和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等相结合。

厉济民坦言，虽然同伴教育已经开展那么多年，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遇到一些困难。

“我们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同伴教育工作，对这项工作加深了解，加大接纳、支持和帮助的力度，”厉济民说，开展同伴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为降低复吸率，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安全稳定。



虹口工作站带来微访谈《公益行》，讲述通过公益活动为同伴康复之路创造更好社会环境的实例



金山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小叶和他的个案社工薛涛一起讲述小叶从一名戒毒学员转变为准同伴辅导员的康复故事